

人生况味  
家有一宝

■ 蒙钟德

晨光初露时，老伴总爱抱着小孙子在阳台上晒太阳。那云絮被霞光染得金黄，就像我们此刻被孙儿点亮的生活。

记得儿子婚礼那日，我望着满堂宾客，心里早已勾勒出孙辈绕膝的画面。退休后的日子本如静水，却因一张孕检单泛起涟漪。那天老伴正恹恹地躺在酒店床上，手机屏幕亮起的瞬间，她突然鲤鱼打挺般坐起，皱纹里都漾着光——我们要当爷爷奶奶了。

产房外的长椅被我们坐得发烫。当护士抱着襁褓出来时，我分明看见小家伙打了个哈欠，粉嫩的拳头蹭过嘴角，像在寻觅什么。老伴颤抖着手接过这团温暖，婴儿本能地吮吸着棉签上的水珠，那声响比窗外的蝉鸣更让人心颤。

月子里的晨光总沾着鸡汤香。老伴把摇篮搬到窗前，让初阳轻轻吻着孙子的胎发。我举着手机记录每个瞬间：第一次皱眉，第一次抓握，连换尿布时蹬腿的劲儿都透着新鲜。满月宴上投影仪亮起，亲朋们看着新生儿30天的生长史，竟比看春晚还专注。

原以为带过儿子就有经验，谁知这小家伙比他爹当年更难伺候。学步时像一只醉酒的企鹅，偏偏爱往茶几角上撞。老伴的手袋总装着玩具，弯腰扶他的动作越来越利索。有一天，小家伙突然咯咯笑起来，笑声清亮得能摇落窗台上的三角梅，我慌忙举起手机记录这一瞬间，活像采访明星的记者。

旅行箱在储物间积了灰。从前我们说走就走的潇洒，如今化成小区里每日固定的散步路线。有老友笑我们成了“人形摇篮”，我发现落叶的纹路比异国风景更耐看——只要蹲下来，用孙子的高度。

夜深时，常看老伴就着影影绰绰的亮光给孙子盖被子。她眼下的青影越来越重，可每当那小脚丫踹开被子，她起身的速度总比年轻时晨练的速度还快。我们像两棵老树，把年轮里积蓄的温柔，都化作了托举新芽的力量。

墙角的快递盒堆成了小山，有人转来家政中介的信息。老伴摩挲着孙子后脑勺的绒毛，说：“这小人儿喝奶时会摸着我的美人痣呢。”我便懂了，有些疲惫里藏着蜜，是任何专业服务都替代不了的甜。

晨光又一次爬上摇篮，照见老伴白发里黏着的奶粉。孙子正用刚长出的乳牙啃磨牙棒，口水亮晶晶地挂在下巴上。我突然想起抽屉里那本落了灰的护照——等小家伙上幼儿园，或许还能带老伴出境游。不过现在，得先去菜市场买只光鸡，给全家煮一顿鸡汤。

## 即时应令

## 绿豆粥

■ 吴建

自我记事起，每逢小暑将至，母亲总要拿出珍藏的绿豆，一粒粒饱满圆润，在晨光下泛着幽幽的绿。绿豆是前一日便浸下的，吸饱了水，胀得圆滚滚的，绿豆皮上裂开细小的缝，露出里面淡黄的肉来。母亲说，这样煮起来容易烂，省柴火。

灶间已生了火，铁锅里的水开始冒出细小的气泡。母亲将绿豆沥干了水，倾入锅中。火苗欢快地舔舐着锅底，锅里的水渐渐泛起涟漪，绿豆粒在沸水里上下翻腾，像一群不安分的小鱼儿。我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，看着火舌舔着锅底，忽长忽短，忽明忽暗。母亲不时用长柄勺搅动锅中的绿豆，怕它们粘了底。水汽升腾起来，裹挟着豆香，在狭小的灶间弥漫开来。

“去摘几片薄荷叶来。”母亲一边熬粥一边吩咐我。我便蹦跳着出了门，到屋后的菜地去。菜园里长着薄荷。薄荷叶长得茂盛，青翠欲滴。我摘了一片，还顺手捋了一把嫩叶尖，含在嘴里嚼着，顿时满口清凉。

回到灶间，绿豆已经煮开了花，绿豆脱落在汤里，像无数细小的舟船漂浮在碧波上。母亲接过荷叶，在清水里漂了漂，切成丝，撒入锅中。霎时间，一股清凉的气息弥漫开来，在热气腾腾的灶间辟出一方清凉天地。

绿豆粥煮好后，母亲揭开锅盖，一股白色的蒸汽袅袅升起，带着清甜的气息。她舀出一碗，放在井台边的石板上晾凉。石板被井水湿润，透着丝丝凉意，能让绿豆粥更快降温。不一会儿，绿豆粥的温度便适口了。

作为生于淮河岸边长于淮河岸边的皖人，我的血脉里始终浸染着江淮的烟水气，天柱山的峰影便是徽州魂脉烙在心魄间的刻痕。怎奈行藏几度踌躇，数番交臂失之，人却与这方故土神峰擦肩而过，山岚仿佛只是擦着耳畔的叹息。此番终得踏上通往天柱峰的青石古道，杖履落下的一瞬，胸腔里积淀多年的魂契忽然松动，如同亲手掀开了浩繁古籍的封面，触碰那页以江淮烟岚为墨、天柱石髓为简的未竟手稿。石阶被步履蹉磨出玉质般的包浆，每一级都如书页般叠压，棱角在岁月里柔和，细密的防滑槽里积满了风霜落下的注脚。山道随峦嶂蜿蜒，两侧峭壁陡然合拢，森然如巨嶂苍黛无声峙立。崖壁上，历代题铭自唐至清次第铺陈，宋人手笔的秀劲与清人刻刀的滞重交错，如同蝇头小楷在峭厉的岩页边刻下深深的边批。指摩挲着冰冷的“皖伯洞天”四个阴刻大字，抵及的不仅仅是石头，更是千年祈愿的温度，是无数拓印时遗留的精魂，一股滚烫的热度竟沿着冰冷的岩石倒灌，直抵久别的心房。泉水在岩隙间蜿蜒成篆隶的笔触，汨汨似未干墨痕之私语，那是大地写在岩层间的素白尺素，一缕草木混着岩土的墨香仿佛渗入了湿润的空气，熟悉得令人真端酸涩。每一步抬升，都似指尖掠过故纸的回声，又似漂泊的游子，正一步步走进魂牵梦绕的、故乡山河的手稿正文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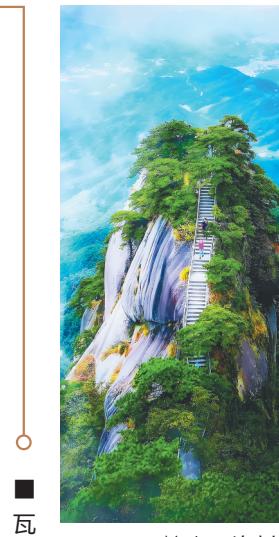
抵近天柱峰脚下，巨大的山体瞬间攫取了我全部视线。它拔地擎天，硬生生将混沌的云絮刺破，凛然如一枚熔铸亿万年光阴、饱蘸乾坤岁月凝成的硕大墨石，稳稳矗立在群峰屏息仰望之处。不再仅仅是仰观，是魂魄被一股无形的引力摄摄，迫使颈项后折，方能窥见这“中天”之柱的全貌。岩壁袒露着远古的沟壑，纵横交错，是远古沧海那狂野的咆哮被岁月冻结、压扁成的刚劲沟壑；青灰色的磐石基底上，星点的云母闪烁着捉摸不定的冷光，仿佛那支悬腕巨毫吸饱了千秋尘烟，正自毫端凝蕴、垂垂欲堕的一点灵犀墨滴。目光所及，明人胡缵宗所题“中天一柱”早已被时光的唇齿啃噬得斑驳难辨，字迹模糊。然而奇妙的是，每次雷雨过后，岩隙深处便自有暗红色的铁锈如心血般渗沁，无声而执着地沿着凹陷的刻痕漫润。这天地灵髓无声的朱砂点校，远比金石雕琢更具逼肖不朽的心跳。

立于峰前那片半步之地的石坪，胸腔里的喘息尚在与山风角力，心神却已被那半枚嵌于危崖、苔藓密布、形若碧玉的青铜权首所俘获——传说大禹治水于此，插杖为记的邈远凿痕。正神思恍惚于这贯通古今的刹那，头顶苍穹蓦然沉落。方才舒展的云絮，刹那间，从山体那道史册沟壑般的皱褶间奔泻而下，挟带着源自太古洪荒的、令人心悸的湿寒，直抵骨髓，喉间发凉，紧接着，细密如针、清冽如冰泉的雨丝，毫无预兆地扑上了我的额角、眉心，顺着裸露的颈项滑入衣领，手臂顿时浮起细小的颤栗。

自天柱峰而下，心绪依然浸在山雨的清冽与古意的苍茫中。过神秘谷后，同行者遥指深处：“有梯子！”我们转向百步云梯，仿佛是命运在这卷册页的末端留下一个险仄的转折。看着云中的梯子，石阶如利刃凿刻，呈“之”字形在悬崖绝壁上硬生生楔入一道通向人间的豁口。阶面窄狭，经千载足履磋商，早已发出玉一般的温润，宛如线装书频繁翻动后形成的柔软折痕，只余下核心的精气在阶梯间里

岁月山河

## 天柱山的手稿



天柱山。资料图

瓦四

粒。肌骨于刹那绷紧，发梢低垂间，每一寸皮肤都化作了敏锐的感知器，贪婪又敬畏地汲取着这来自天柱峰、来自时间深处、来自创世余烬的瞬时洗礼。它们太细太密，像亿万无形银毫，在晦暗的天光与流动的云影之间，也在我的眉梢眼角、眼睫唇畔，灵巧地勾点着稍纵即逝的断句。奇妙随之显现：雨水吻上岩壁沉睡的云母，那些暗哑的银斑瞬间如点燃般焕发出刺目的微光，宛如古籍深卷里秘藏的朱砂批红，在潮湿的黑暗中霍然苏醒！雨水沿着藤蔓根络攀爬，在山石脉纹间织成银线。顷刻间，巨峰脊背亮起无数道晶莹闪烁，分明是天工以峭壁为宣纸，挥毫时抖落的墨滴，正蜿蜒成一行行磅礴的狂草飞白。

这短暂得不足一盏茶光景的山雨，来得诡谲，去得飘忽，却是天柱峰授予我的，比任何石刻文字更直观更刻骨铭心的信物。它并非隔膜，而是天地与人间、永恒与瞬间的一场无声又宏大的沟通秘仪。雨水殷勤地浸入古老的石痕，更神奇地模糊了当下与史前的界限。我立于雨雾中心，仿佛天地以我为轴，骤然铺展成一卷墨气淋漓的水云长轴。原来一座山的存在绝不仅在于引人观赏，更在于它如何在时光的洗礼中，将其深邃的生命与灵性沉淀、凝聚，向行经的有心人袒露。

自天柱峰而下，心绪依然浸在山雨的清冽与古意的苍茫中。过神秘谷后，同行者遥指深处：“有梯子！”我们转向百步云梯，仿佛是命运在这卷册页的末端留下一个险仄的转折。看着云中的梯子，石阶如利刃凿刻，呈“之”字形在悬崖绝壁上硬生生楔入一道通向人间的豁口。阶面窄狭，经千载足履磋商，早已发出玉一般的温润，宛如线装书频繁翻动后形成的柔软折痕，只余下核心的精气在阶梯间里

流淌。壁立千仞，两侧云海涌动，白雾弥漫升腾，如同天地间一轴素绢，正贪婪地吸纳漫天的墨意。手握那根被焐热的铁索，温热的表层下铁锈的叹息，无声漫润手掌；而山雨后渗出的血渍攀附其上，恰似古籍边缘淡色的朱批。

向下望去，云雾在深渊里翻搅，心尖猛地一抽，双腿竟不受控地微微发软。攀登于此是勇气的较量，也是肉身的谦卑。每一步悬落，都需要凝神贯注，仿佛踏在生命的弦上，只怕一脚踩空，便坠入那翻滚的云海，摔碎成无人识得的肉泥。汗水与铁锈模糊了指掌，每一寸挪移都需要将生命压进这一线狭窄的空间。行至百步云梯中段“坐忘石”的所在，岩体凹陷处嵌着一双古拙足痕，传为吕仙驻足处。驻足喘息时，目光落在足印积水里，几片桃花正悠游其中，艳红的花瓣在暗色的石洼里灼灼燃烧，像从一部褪色的线装传奇里偶然撕落、带着脂粉香气的断页残篇。这刹那的云霞霓裳与仙家踪迹猝然碰撞，醉红尘与清虚境，在此不过是一道浅浅的石线的间距。

当颤抖的双脚终于踩实在最后一阶平台，悬着的心才算咕咚一声落下，整个人仿佛卸下千钧重担。踏出云梯的那一刻，如同合上这沉重册页的最后一页。抬回头望来路，云梯已隐入缭绕雾气之中，唯余一道瘦削的折痕嵌在苍崖之上。山风对着云梯发出编钟般的低鸣，细听犹如古卷合拢时的余响。百步云梯，哪里只是物理的路？它是时间与空间交错叠压而成的装订线，每一次刻骨铭心的攀升与降踏，都是在这册天地巨著的字里行间，被无情镌刻，又带着痛感完成了一次对古老存在的穿行。铁锈染红的掌纹，是对存在感的朴素认识；足下虚空的震颤，则是灵魂在历史悬崖边踮起的舞蹈。所谓“信笺线”，系住的不仅是这方寸的安途，更是游人一次次濒临悬崖又紧握生命绳索的，渺小却不肯消散的人类意志与古远时空的一次次艰难对话。

所谓名山胜境，从来不是凝固的风景，更非简单的石头堆砌。天柱山的精魂，尽在那些被反复揉搓、浸染、修复的细节里。它不是泰山那样高擎于历史正典的皇皇巨著，它是散佚在崇山峻岭之间的手稿，残简断篇，墨痕淋漓，章节散落：一汪凝碧的炼丹湖水是盛满星象的药砚；青龙背的嶙峋的刀脊是批注在万丈深渊旁的狂草眉批；飞来峰悬壁上卡着的松籽，就是风传递的、尚未解码的密语；山谷流泉潺潺而过宋人手迹，恰如时光流淌不息冲刷的文明印记，旧词与新意在花瓣水影间奇妙融合。

归途中松涛阵阵，其间隐隐有泉石敲击的清响，恍若昨夜仙人读经后未曾归案的棋子被山风推动，又似线装册页仍在风中轻微抖动。天柱山的妙处，在于它以亿万年的地质层叠为纸，以风霜雨雪、草木生灵、文人墨客的驻留为墨，书写着一部永无定稿的草稿。

## 诗路花语

## 儋州白沙道上(外一首)

■ 周济夫

深壑更深处，轻车迤逦行。  
移形峰作态，萦目水无声。  
雨心三春绿，云街九架青。  
林端隐茅屋，鸡午破苍冥。

## ◎邀游五指山

主人诚好客，结伴作山游。  
俯壑松风畅，临流泉韵幽。  
茶烟轻袅座，锦罽艳缠头。  
相约五峰顶，丘诗引吭讴。

## 海岛上的陶瓷片(外一首)

■ 倪俊宇

婀娜莲花，自海风中  
摇曳而来。有  
鱼鳍划动时光的波纹……  
在小岛上火痕的  
砖块旁，我触摸到  
岁月的沧桑。  
印着唐宋手痕的陶瓷片  
青白釉、白釉、青花……  
在砂砾间，闪烁  
不灭的光泽。摄入眸光的  
陶瓷残片，这些  
千古不变的文字，演绎着  
许许多多鲜活的情节  
透过阵阵海风背面  
我看到，有燃旺  
捕捞日子的炉火在闪动  
先人们餐饮的暖光或月影  
我听到，帆影锚声间  
琼腔粤调的号子与渔歌  
在深情地生动着  
历史烟尘中的晨风夕雨……

## ◎古铺

有锈迹斑斑的涛声  
铿锵然自远而近……  
波层下，不甘的  
无声抗辩，纠缠着  
剥蚀如鳞的岁月与礁石

百年的时光与故事  
悄然长成海藻繁乱的胡须  
鸥翅翔起又落下  
呼唤你，情意传入波涛深处  
哦，曾经的启航欢声  
埋在了那一层砂砾？  
那过往的升帆号子呢  
寄存在哪一片海霞？  
那拼搏骇浪的呐喊呢  
是否已卧成望海石

灰暗的信念  
紧攫着这片海域  
潮涨潮落，铭道道锈迹  
这一条条威严的钢领  
张目的日月读成了  
一叠叠航海志的篇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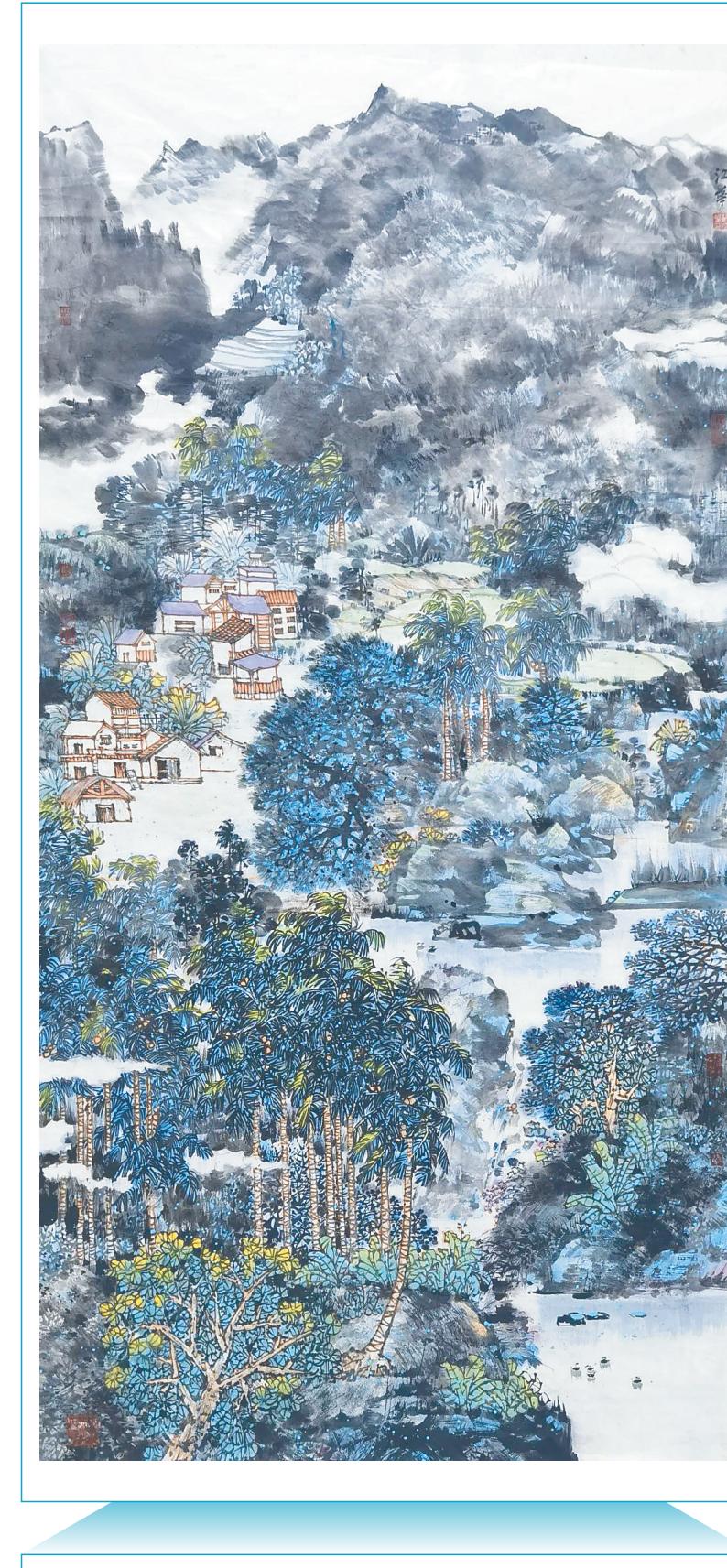
## 被雨淋湿的声音

■ 徐永清

我们在时间的帐篷里唱歌  
有一些陌生的行人路过  
远去的身影最终化作万里无云的云  
歌声把时间一点一点拉长  
像妈妈手擀的面  
风吹碎了午时的阳光  
树叶颤动犹如惊醒的梦  
好多往事在水面的波光里浮动  
那一张泛黄的信纸依旧空白  
透出青春秘密里的荒凉  
房门半掩  
心思紧闭  
门铃成了摆设  
今天会有一件快递  
手机成了最好的知己  
它在枕头边给你讲述各种熟悉的人生  
一如午后雨中的蝉鸣  
停停歇歇

被雨淋湿的声音

海南日报  
hnrzbpb@163.com



《南山叠翠》(国画) 阮江华 作

## 热乎的人情味

收到《海南日报》寄来的样报，文章标题是《捉蟹》。样报中还附有一封短信，是副刊部主任黄宏地老师写的，大意是散文写得尚可，有新作还请多赐。读了黄宏地老师的信，我感动得一夜睡不着，一个初学作者，与编辑素不相识，却得到如此厚爱，简直受宠若惊！

文章得到认可，自然喜上眉梢，创作动力也越来越大。于是，每到休息日，我便“闭门造车”，努力创作。一有新作便投给《海南日报》。没想到，有一天，我收到了退稿。退稿中夹有一封简短的短信。留言者是周济夫。周老师在信中说，黄宏地主任近期工作忙不编版，稿转他处理。周老师觉得我这篇散文写得过虚，建议我如何如何修改再寄他。我便根据周老师的建议去修改。改后寄给周老师，不到二个月，稿子便发了出来。

我常写稿也常投稿，遇到像《海南日报》这么热心扶掖作者和尽职尽责的编辑确实不多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我还向《海南日报》投稿，刊发我作品的责编是伍立扬。我常到市图书馆阅报，常在大报大刊上拜读到伍立扬老师的散文大作。编辑易了人，但《海南日报》的好编风不变。事隔多秋，《海南日报》依然是我成长的摇篮。

十七年前，因种种原因，我停止了创作。去年年中，我忽然重生写作念想。于是，写了几首诗，试投《深圳特区报》和《珠海特区报》以及《湛江日报》。没想到很快就发了出来。中断十七年之久，重新执笔写作还能发表，对我鼓舞极大。于是，我又写了几首诗，并从中挑选两首自己较为满意的投寄《海南日报》。大概三个月后，《海南日报》发了出来，编辑还特别来电嘱咐把银行账号发给她发放稿费。《海南日报》编辑这种高度的责任心的确让人感动不已。这回发我诗作的责编依然素不相识，有幸再度遇到这样的好伯乐，算是我的福分，也是《海南日报》的好编风使然，凡几编辑，都有着热乎的人情味。这是《海南日报》的作者与读者之幸。

我自小爱好文学，尽管后来读的专业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，但课余时常写点小说和散文。我的散文，大多著写本地的风物人情，与《海南日报》副刊的作品风格相似，便斗胆投寄。文稿寄出两个月后，